

勇 敢

(第一部)

勇敢

第一部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著

关予素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長篇小說，描写一批苏联共青团員建設“共青城”的經過情形。这些英勇热情的建設者，在严寒的黑龙江边，在荒僻的西伯利亞大森林里，在建筑物資、食粮、住房等等都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战胜了无穷的艰难困苦，以忘我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們在建設社会主义城市的过程中逐漸成長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部小說真实有力地說明党的領導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基本保証。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МУЖЕСТВО

Рома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5

中譯本序

“勇敢”在革命的、人民的中國出版，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喜事。我雖然從來沒有到過你們美麗的國家，但我是這樣生動地想象着你們今天的沸騰的自由生活，這種生活充滿了對幸福、改革和進步的渴望。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了你們熱烈的、鼓舞人心的青春活力，它充滿了希望和精力，——人民的苦難固然有成千上萬種不同的細微差別和特點，但是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卻永遠是一樣的；所謂一樣，意思是說，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人都象春雨後怒放的花朵那麼生氣勃勃，專心致力於探求知識，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你們偉大的人民，在長期的多災多難的生活中保持住了充沛的精神力量、才華和對自由的熱愛，現在他們正度着自己生存史上的新的春天。一切都在前進着，建設着，在關心人的、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被改造着。“一錢不值的人”做了世界的主人——也就是變成了生活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前途的主人。要把整個生活改造過來，使幸福、光明和富裕降臨到每一家，使各種形式的奴役、窮困、無知、自私自利永遠銷聲匿跡，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這裡，該需要多少忘我的鬥爭和極端緊張而細致的勞動，需要全國人民多么緊密的團結合作，才能創造出新的生活，培育出新的人啊！

就是在我們這兒，在這第一個“突擊隊”——社會主義已經獲得了勝利的第一個國家里，也還不是什麼都做完了，前面還有許多工

作，还需要作許多努力。但是積累起來的經驗已經非常丰富了，使最初一些革命者感到伤腦筋的許多問題早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獲得了解决。虽然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現場，但是我們現在的巨大的建筑工程已經是在过去完成了和开拓了的工程的近旁進行了，我們的創造性的劳动現在也因为人民在前一些年代創造出的財富的威力而變得日益輕松和增強起來了。現在，新參加到創造性的生活中的一代一代的青年，已經能夠依据建設社会主义的前輩們的經驗，从小就繼承他們的英勇傳統和創造精神了。

“勇敢”是一部長篇小說，它描述了头几个五年計劃時期里苏联青年的劳动和生活，这些青年开拓了第一批新的城市，首先鋪筑了許多新的道路。这是新世界的忘我的、純真的、热情的青年时代啊！什么事都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的。在建树功勳同時也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培养了性格，樹立了怎样生活、怎样愛、怎样保护和巩固友誼和家庭的認識。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們，在荒无人迹的大叢林中，在远东嚴寒的河岸上，在伴随着每一个新事業而來的成百上千的困难中，为巩固祖國的威力建設了一个新的城市和許多头等的新工厂。人們一方面建設着新的城市，一面也就改造着自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有的人害怕困难，开了小差；有的人專找捷徑，以滿足个人的欲望。利己主义者柯里亞·普拉特滅亡了，謝尔盖·果里岑歷尽災難和痛苦，終於弥补了自己的过失，回到同志們中間來了，不过他的歸來仍然是充滿了悲痛的，因为朋友們已經远远地走到前头去了。……有的人成立了幸福的新家庭，有的人體驗着好事多磨的爱情——心灵的錯誤給安德烈·克魯格洛夫帶來了許多失望和痛苦，克拉娃默默地忍受着“單戀”的痛苦，驕傲而孤僻的托尼亞經過嚴峻的考驗，走上了幸福之途。……每一个人都走着各自的特殊的道路，但大家都一同成長、壯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

我很希望我的中國讀者們能夠很感興趣地讀完這本書，並且从

這本書中找到人民建設新生活的、哪怕是點點滴滴的經驗；我們是這樣的幸福，因為我們能跟所有為了和平與人類幸福而走上偉大改造道路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分享這個經驗。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於列寧格勒

主要人物表

- 謝爾蓋·果里岑(愛稱謝辽查、謝辽仁卡): 共青团員, 副機車司機
- 吉莫非·伊万諾維奇·果里岑: 機車司機, 謝爾蓋·果里岑的父親
- 巴維爾·馬特維耶夫(愛稱巴沙、巴什卡、巴申尼卡): 共青团員, 加油工人
- 阿列克塞·耶比法諾夫(愛稱瓦西里、阿辽沙): 共青团員, 紅海軍潛水員
- 尼古拉·普拉特(愛稱柯里亞、柯里卡): 共青团員, 機械工人
- 麗吉亞·卡夫里洛娃(愛稱麗金卡、麗多克、麗達): 共青团員, 倉庫管理員
- 托尼亞·瓦夏耶娃(愛稱托尼奇卡): 共青团員, 紡織女工
- 索尼亞·塔爾諾夫斯卡雅(愛稱索尼卡、索尼奇卡): 共青团員, 紡織女工
- 格里莎·伊沙果夫(愛稱格里士卡): 共青团員, 紡織工人
- 克拉娃·梅麗尼果娃: 共青团員, 紡織女工
- 麗里亞·沙維羅娃(愛稱麗里卡): 共青团員, 紡織女工
- 耿那吉·卡留日奈(愛稱耿尼卡、耿尼希克): 共青团員, 旋工
- 謝瑪·阿力特舒列爾(愛稱謝姆卡、謝姆奇卡): 共青团員, 旋工
- 卡嘉·斯塔夫洛娃(愛稱卡秋莎): 共青团員, 售貨員
- 瓦連金·伊万諾維奇·別索諾夫(愛稱瓦力卡): 共青团員, 泥瓦工人
- 安德烈·克魯格洛夫(愛稱安德留夏): 共產黨員, 電氣工人
- 吉娜·雅爾采娃: 安德烈·克魯格洛夫的妻子
- 吉姆卡·格列別尼(愛稱吉莫莎): 共青团員, 克魯格洛夫的同鄉
- 別佳·柯洛賓果: 共青团員, 工廠學校畢業生
- 吉爾杜(愛稱吉格爾): 共青团員, 那乃人
- 莫沃米·那衣木卡: 共青团員, 那乃少女

伊万·卡夫里洛維奇·吉莫菲耶夫：共產黨員，造船工人

塔奇雅娜·毕特洛夫娜·秀尔庫夫(爱称塔紐莎，綽号海上霸王)：吉莫菲耶夫的
妻子

塔拉斯·伊里奇：远东的移民

卡西莫夫：远东的工作人員

安德洛尼柯夫：內务人民委員部代表

伊万·謝尔盖耶維奇·莫洛佐夫：黨委書記

耿沃尔吉·爱都阿尔多維奇·維尔涅尔：建設局局長

阿列克塞·安德烈耶維奇·格拉那托夫：建設局副局長，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
革命分子，后被清洗出去

謝尔盖·維肯奇耶維奇：总工程师

克来拉·喀蒲藍：建筑工程师

謝尔盖·別特洛維奇·德拉岑諾夫：繼任的建設局局長

郭托夫采夫：黨委書記

瓦吉姆·列別結夫：反革命分子

列維茨基：反革命分子，克来拉·喀蒲藍的前夫

尼果来·伊万諾維奇·巴拉莫諾夫：白匪軍官

斯結班·伊万諾維奇·巴拉莫諾夫：富农，尼果来的弟弟

伊万·波塔貝奇·米哈依洛夫(化名謝苗·波尔菲力耶維奇)：富农

姓朴的：朝鮮人，漁夫，反革命分子



1

机車横越过春霧弥漫的无边无际的田野。

謝尔盖·果里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現在所看見的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最后一次了。机車減低速度开过鉄桥，謝尔盖想到：他以后再也听不見这些鋼鉄桥梁轟隆轟隆的响声了。他老回头望着这長長的一列貨車，他知道，他再也看不到紅色車廂的蜿蜒的行列和月台了，再也听不見載滿貨物的車廂的沉重响声和空車皮勁抖抖的撞击声了。一到停車場，他就要擦一擦机器上的活动部分（用司机的話說，簡称为“动力”），心里总觉得每接触一下都是最后一次了。这些熟悉的齒輪再也看不到了，就連这块滿是油膩的抹布，明天也將落在旁的陌生人的手里。他听着他父亲（老司机吉莫非·伊万諾維奇）的声音，离別的悲哀紧压住他的喉嚨：这是最后一次听老人家充滿着感情的話，明天就再不能和父亲談笑，將是另外一个人来听这个变得沉

默了的老头的声音了。

“开了三十六年的車，老是在这些地方兜来兜去，”吉莫菲·伊万諾維奇說（他的儿子向来在机車的轟隆隆的响声中毫不費力地听惯了他的话）。“西伯利亞的鐵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也沒走过。可是我想去的勁头真不小。从前，尼果尔卡剛一修通去滿洲、去海參崴港口的鐵路，我馬上就轉了念头：上那儿去跑一趟，那該多好呀！多有趣呀！新的土地，新的人。恐怕連說話也跟我們不一样。……蒙古族有他們自己的語言。”

火夫斯維里多夫笑咪咪地一心听着他說話。这方面的事他大概比吉莫菲·伊万諾維奇和謝尔盖都知道得多。誰知道他从哪儿得來这些包罗万象的材料。

吉莫菲·伊万諾維奇的声音有些发抖。在謝尔盖听來，他父亲好象喉嚨里裂了条小縫似的。老头心里非常难过，可还是放寬心地笑了笑，又对斯維里多夫挤了挤眼——老头真是個怪人！

“我沒有去成，你替老爷子了掉这个心愿吧，回来再講給我听。你要細心观察，細心琢磨琢磨，多和好人交往交往，別不好意思。交益友总是有好处的，可以充实自己。”

謝尔盖是自愿請求到远东去的。远东、建設、独立生活、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这一切吸引了他。可是現在他面临着离別前的悲哀，把这次旅行的誘人美夢都忘掉了。

“还想把我們藏到哪儿去，”他悶悶不乐地說。

老头沒有作声，把头伸出窗外去。这儿每一个道岔，路边的每一叢小树，他都很熟悉。他即使閉上眼睛，單凭感觉也能開車。他沒有作声是因为他正在想一件事。

“我想起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詩句，”他一板正經地說，慎重其事地翹起一个生茧的手指，朗誦着：

“在苦难日子里，我知道到哪里
去找同情我的悲惨命运的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必胆怯？
我怀着愉快的希望向前迈进。

你也正应该这样，怀着愉快的希望向前迈进。再说，现在又哪会有悲惨的命运！现在的命运是轻松愉快的。只可惜你的翅膀还没有长硬。……”

谢尔盖象是受了委屈似地皱起眉头。“翅膀还没有长硬。”……快二十岁了，当了副司机，可是翅膀还没有长硬。

车快到站了。信号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车窗里鑽进来一股解了冻的泥土的闷人气味。老头气虎虎地看了看车站。

“一定又是把我们赶上‘待避线’等车。又到了这卡吉洛夫卡了，老是耽擱开车。……”

他们被赶上了“待避线”。吉莫菲·伊万诺维奇矫健地跳下机车跑去和值勤员争吵。

谢尔盖很习惯地，照老规矩擦了擦“动力”，习惯地用一块小煤炭点着了烟卷，坐在台阶上。斯维里多夫也和往常一样凑到他身边坐下，可是谈不起来：离别的感情强烈得叫人不知说什么才是好。这台阶也好，可恨的卡吉洛夫卡也好，父亲的唠叨也好，用小煤炭点着烟卷儿也好——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再有了。……

父亲回来了。他爬上机车，唠唠叨叨地忙了一阵子，这才安静下来，点着烟斗，又想起了刚才想的那件事。

“对，是这样，好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必胆怯？永远也不要胆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他调皮地斜了儿子一眼。谢尔盖不在意地望着在一旁。

“你不知道吧。这是诗人巴拉登斯基说的，是‘给迭利维格’那首诗里的话。你知道迭利维格是谁？也是诗人，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

維奇·普希金同一時代的人。……”

謝爾蓋不願意讓父親看出自己無知，便聳了聳肩膀，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怎麼不知道！他在決鬥中用手槍把普希金打死了。”

吉莫菲·伊萬諾維奇氣得全身發抖，連臉都漲紅了。兒子知道自己說錯了，紅着臉回頭看了一眼。火夫斯維里多夫正站在那里笑呢。

“迭利維格用手槍把普希金打死的？”這真把老头氣壞了，他就大聲嚷起來。“是丹帖斯打死的。丹帖斯-格克廉那個壞蛋，不要臉的東西！唉，你們到底學了些什麼？怎麼連迭利維格和丹帖斯都分不清？”

謝爾蓋氣沖沖地对正在微笑的斯維里多夫斜了一眼，頂了一句：

“這有什麼大不了。我也用不着知道，”接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補充了一句，“也不可能把什麼都記住呀。……兩個人的姓差不多。”

一列旅客快車追上他們，從他們旁邊直開過去。吉莫菲·伊萬諾維奇不大滿意地盯了那快車一眼，嘆了口氣，然後不知他是在說火車，還是說兒子沒學識：

“這太不象話。”

謝爾蓋感到很難堪。真見鬼，誰叫他說話呢！何必去管這個迭利維格和丹帖斯的閑事。該想的事還多得很。……

老头又開口了，裝出對斯維里多夫說話的樣子：

“你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正經事。巴拉登斯基是這樣說的：

我尋思，我体会，豁然開明，

我研究了世世代代的傳說，

懂得了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原因。……

可是你們研究些什麼呢？光知道跑電影院，電影又不會說話，能教給你們些什麼！……”

“爸爸，你怎麼啦！我不是在學習嗎？”謝爾蓋嘟嚕着，與其說是

父亲的責备激怒了他，还不如說是斯維里多夫的譏笑更使他冒火。

“嘿嘿！你学习……”老头还是不肯罢休。“你学些什么？一个人應該知道偉大的真理，可是你們所知道的真理太有限了，道听涂說，很不深刻。……你是个共青团員，自己覺得很驕傲。而我呢，你認為是个非党群众。你讀过卡尔·馬克思的著作嗎？讀过他的朋友弗里德利赫·恩格斯的著作嗎？他有一本書，不大，而是本含有偉大智慧和高深學問的書。這本書的書名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你讀过嗎？”

斯維里多夫止住了譏笑，直爽地說：

“這本書我讀过，写得很清楚，只是第一次讀有些难。”

值勤員終於发出開車的信号。一路上父子倆誰也不作声，到了机車庫，交了机車，和助手們抽了一支烟，然后到委员会去談話。大家都同情吉莫非·伊万諾維奇：

“儿子要走了，你再和誰一起開車呢？”

老头說了句玩笑話搪过去：

“我只要吹一下口哨，大家都会跑到我这儿来。我的机車可不是普通的机車，是果里岑的机車。”

在回家的路上，老头又提起方才談的那件事，看来他是最后一次教訓儿子了：

“一九〇六年我在監獄里的時候，和我一同坐牢的有一个詩人，大思想家，很有气魄。他遭受宪兵拷打之后，流着泪給我誦讀了这样的詩句：‘同志，相信吧，惊人的幸福的曙光一定会升起来。……’接着他就告訴我誰是我們的导师，并且把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利赫·恩格斯的事講給我听。他對我說：小伙子，讀讀他們的含有偉大思想的作品吧，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物而欢欣吧。……可是你呢？你讀了些什么？”

“这些我在团小組里讀过，”謝尔盖不在意地說。“馬克思、恩格

斯、列宁的傳記……”

“‘讀过，讀过……’大街可以走馬观花地一逛就完。可是讀書要動腦筋，要用心去体会。……”

他們已經看見自己家的小木头房了；黃的百叶窗，院子周圍有一道黃的木柵欄。謝尔盖的几个小妹妹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你到了那里可不要任性，好好学习，开动腦筋，”吉莫菲·伊万諾維奇放慢了脚步說。

謝尔盖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想象不出在异乡怎样生活下去——沒有機車上的長談，沒有斯維里多夫的友誼，更主要的是沒有父亲在身边了。

“你要常写信来，”父亲凄惻地說。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母亲会惦念你的。……”

走进了家門，他抑止住忧虑的心情，向妻子开玩笑地一鞠躬，郑重其事地說：

“亲爱的夫人，瑪特辽娜·斯比里多諾夫娜，給老爷和少爷开飯吧。”

整个晚上都在临行前的忙乱和談話中度过了。

謝尔盖觉得自己变得优柔寡断和渺小了；現在一切都无法改变了，再过一个把兩個鐘头就要在熟悉的道路上，坐在別人开的火車里去過独立的生活。难道真是这样嗎？

吃完了临別前的茶点。吉莫菲·伊万諾維奇从桌旁站起来，“嘘”了女孩子們一声，叫她們別吵，意味深長地向妻子点了点头，双手扶着椅背說：

“謝尔盖，好好儿干，可不要給咱們家这个姓丟臉。你不是別人，而是果里岑。过去有过一些姓果里岑的公爵們，那是貴族。現在可全完蛋了。……还有一家果里岑，而且將來也还有。这是另外一族，他們是无产階級，从祖父到孙子全是鐵路員工，一共开过了几百万

里^①的火車。……還沒有任何人給這一族人丟過臉。你可要記住。”

這番臨別囑咐弄得謝爾蓋很不痛快，他只顧連連點頭。老头真怪！瑪特辽娜·斯比里多諾夫娜一聲不響地耐心听着。——謝天謝地，二十二年來她對他象對自己了解得那樣清楚。他總是那麼古怪，愛夸夸其談，夜里看書，背詩。……但他卻是個好丈夫：順從，溫和，不管他自認為怎么了不起，當家作主的並不是他，而是瑪特辽娜·斯比里多諾夫娜。

一家人吻別之後，父子倆拿起東西要走。吉莫菲·伊万諾維奇怎么也不肯把筐子交給兒子，一定要自己拿着。

沿着熟悉的平坦大道走去。路過了熟悉的柵欄門，穿過了通向火車站前門的廣場。生活的變化已經很明顯了。

共青团員司機、朋友、少女都集合在車站上。少女們對着謝爾蓋微笑；他直起腰板，挺着双肩。謝爾蓋回想起傍晚的散步，柵欄門前的接吻，綿綿的情話，責備，玩笑，愛情的誓言。……他在少女們的臉上掃了一眼，找尋其中最好的一個。……巡路員的女兒格魯尼婭摸着棕色的辮子在一旁躲着呢。謝爾蓋昨天晚上已經和她告別了。他看着她那灰色的眼睛和羞怯的微笑而失掉了勇氣，他問她：“你不會忘了我嗎？”她嚴肅地回答：“我不是那種人，決不會忘……”

格魯尼婭啊，真的要離開你了嗎？

馬特維耶夫老兩口帶着兒子巴什卡（巴什卡是謝爾蓋的旅伴）來了。巴什卡一來，空氣立刻活躍起來，他向整個月台嚷着，用烏克蘭的口音誇張地說：

“小伙子們，你們離了我可怎麼辦呢？沒有我，火車怎么開得動啊？”

巴什卡是加油工人，從小就是謝爾蓋的朋友。

① 里：在這里指俄里（一俄里等於1.067公里），下同。

等火車等了好久，大家都在閑聊。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講了話。可是吉莫菲·伊萬諾維奇對他的講話並不滿意：講得一點不深刻，沒有什麼意義。他想：他們太年輕，太年輕了！整个人生都交給了他們，可是他們難道能理解人生的真正的價值嗎？

遠處出現了火車的燈光，越來越近。……強有力的火熱的機車噴着白色的蒸汽，擦着月台隆隆地駛過去。吉莫菲·伊萬諾維奇招着雙手，激動地嚷起來：

“好好干，謝爾蓋！好好干，巴維爾！小伙子們，全心全意地干吧！共青團是把你們當作最優秀的團員派出去的。要當上英雄，當上共產黨員回來！”

他擁抱着兒子，把自己粗糙刺人的臉頰貼在他的臉頰上：

“不要忘了我們，好孩子！”

謝爾蓋掙脫了他的擁抱，憋住就要涌出的眼淚，愉快地揮動着便帽，跳上了車廂的踏板。

2

耶比法諾夫穿着便服來到基地。他穿的是灰色條子的西服，显得很神氣，可是也怪別扭：花領帶翹着，白領子襯在他這紅海軍的飽經風霜的晒得發黑的脖子上，顯得過于耀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不是真事兒，倒象是在開化妝跳舞會，象是鬧着玩兒的。只要把西服一脫，立刻就恢復了老樣子。

大家都來撫摸他，打量他，稱贊他，取笑他。大家設想了好半天：他將怎樣象個公子哥兒似地在故鄉米列洛沃滿城遊逛，怎樣用他這套西服、海底的故事和軍人瀟灑的禮節來迷惑婦女。

接着新的平底船的試驗工作開始了。各人做着各人的事——摩托手打氣，潛水員檢查船身的外殼。耶比法諾夫也知道自已原來的